

■ E i n e L i e b e i n A u s c h w i t z

奥斯威辛的爱情

[德] 蒂洛·蒂尔克 著

高中甫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
F
i
n
e

L
i
e
b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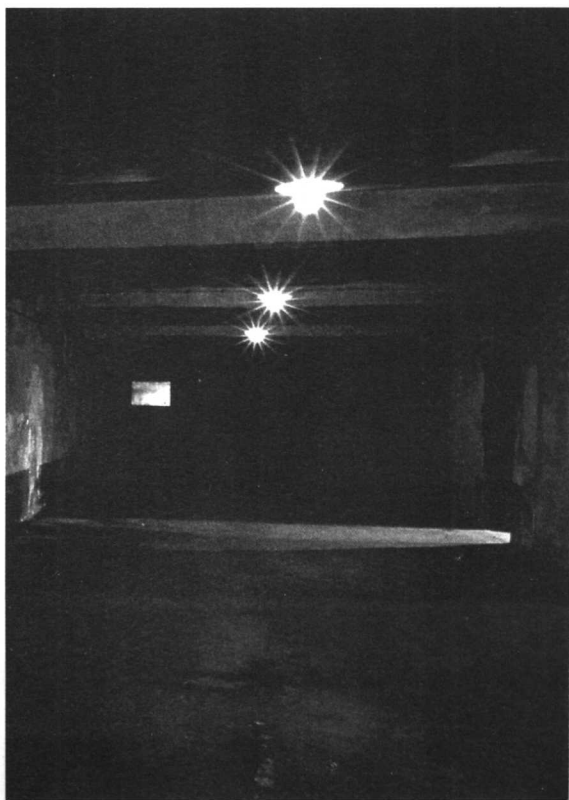
i
n

A
u
s
c
h
w
i
t
z

奥斯威辛的爱情

[德] 蒂洛·蒂尔克 著

高中甫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2-1652

Thilo Thielke

Eine Liebe in Auschwitz

copyright © 2000 by 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 Hamburg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SPIEGEL - Verlag, Hamburg

中文简体字版由德国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斯威辛的爱情/(德)蒂尔克著;高中甫译.-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2003.8 ISBN 7-5016-0194-1

I. 奥… II. ①蒂…②高… III. 纪实小说-德国
-当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8953 号

责任编辑:仝保民 责任校对:段志坚

装帧设计:康健 责任印制:王景林

奥斯威辛的爱情

AO Si Wei Xin De Ai Qing

[德]蒂洛·蒂尔克 著

高中甫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875 插页 10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016-0194-1/1·190

定价:12.00 元



前 言

这本书没有它的主人公杰西·毕莱茨基的慷慨帮助是写不出来的，这里叙述的就是他的故事。在最近五年他一再地拨出时间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尽管这对他并不总是轻松的。他给予我机会与他晤面并陪我去见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他指点给我那些他遭受无法想像的苦难的地点。我也感谢他允许我在调查时参照了他在波兰出版的自传。

还有塔杜施·斯罗基，他允许我进行一次详细的采访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信息。他是被囚在集中营的犯人，正是由于他的帮助使杰西和希拉的逃跑成为可能。

我的同事亚历山德拉·维诺库尔前往美国旅行并同今天生活在纽约的希拉·查哈洛维茨进行了交谈。回忆在波兰的那段时光对希拉说来是格外沉重的。她费力地描述了她的所见，我对此十分感谢。

补充的材料均出自弗赖堡的联邦资料馆——军事资料馆，奥斯维辛博物馆的资料部，华沙犹太历史研究所的资料部，雅得·瓦什姆纪念馆的资料部和《明镜》的资料部。它的图书管理员比比娜·门尼肯在有关波兰文文献的翻译上给予了帮助。伊里斯·梯姆普克－哈默尔负责管理文献资料。

维克多利娅，一个波兰女仆，所有人都亲切地称她维克塔，一段时间以来，她每周来到布鲁克林这家小型金作坊一次，帮助老太太料理家务。这位经常是闭门索居的查哈洛维茨夫人，自从她的丈夫在八年前去世之后，就独自一人生活。这个犹太女人虽然笃信宗教，但并不保守，对她说来安息日是神圣的，因此维克塔总是星期五清晨就赶来这里，归整橱窗中的陈列品，擦洗地板并购置一些用品。

希拉·查哈洛维茨从没有讲过她的过去，至少是直到一九八三年夏季的这一天。几乎像所有时间一样，每当她俩在一起时，维克塔都煮上两杯咖啡并摆上桌布，这时查哈洛维茨夫人便开门见山地讲起来了。“你知道吗，维克塔，”她说，“我从前曾经爱上一个波兰人，很爱。但这是很早的事情了。”

随后她开始讲述她的爱情故事，故事是多年以前在波兰的一个叫做洛姆扎的地方开始的。她讲到她父亲拥有一座大型的，当时是现代化的磨坊。施台特尔是一个富裕的磨坊主，是一个受尊敬的人；她讲到她无忧无虑的童年，她的姊妹，她的上学年代和此后的一个年青女孩的种种计划。她忆起那长期被掩埋了的一种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细节。这种生活在催逼她，它像一个噩梦一样越来越频繁地穿刺她的思想，让它们无法安静下来。

希拉·查哈洛维茨信任维克塔。维克塔是来自另外的，没有负担的一代人，她是一个波兰人。她也许能够理解。她能与她谈话，她甚至能向她展示出她迄今经常掩盖的一切。

在这个夏日上午的某个时刻里，她卷起她的羊毛套头衫的衣袖，一声不响地望着她左臂上的号码。这个数字是 29558，这是杀害她的亲属的那些凶手给她刺上去的。这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犯人的号码。她经常忆起那无法想像的恐怖：想到那些列车，焚尸炉，铁丝网。她想起她在那儿失去的家庭：父亲莫德恰依，母亲费拉，兄弟姐妹雅克伯、纳旦和莱贝卡，想到那些屈辱和痛苦。也忆起她所爱的尤莱克，那时她的年龄像维克塔今天一样大。

她爱他，在他之前没爱过任何一个人，在他之后也没有；她感谢他，因为他她才得以活命。可他早已死了，因为从一九四四年秋天她就再也没有得到他活着的消息。他那时——纳粹帝国已在所有战场上崩溃——在波兰游击队中进行战斗。随后他就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可她永远忘记不了他。

他由于爱而救了她，为此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杰西·毕莱茨基，一个波兰人，天主教徒，他的囚犯号码是 243。他是一个个头高大的、漂亮的年轻人，长着漆黑的头发。他在她陷入恐怖时把依赖人性的情感、爱情和安全的火花交还给她。她从奥斯维辛逃脱了，走的是一条可以想像的最最惊人之路。他十分大胆地在集中营里弄到一身党卫军的制服，把希拉从正在被迫劳动的地方接走，就这么简单地把她带上了。他带着她穿过了通向木栏杆的长长的路，随后整天在波兰森林里瞎跑。终于他与她一道到了他在“直辖区”内的亲戚那里，并把希拉安全地安置在这个地区的一户农民家里。随后他参加了游击队。他在告别时说，不要很久，一当德国人被赶走，他们就会结婚。可他没有回来。

年轻的波兰女人聚精会神地听夫人的讲述，她觉得有几处细节不大可信。她回忆起，在很久以前她曾与一位女友在波兰电视台看过一个报导。一个年纪较大的先生描述过他从奥斯维辛集中

营逃跑的情形。此人当时也弄到了一身党卫军制服，他也救过一个犹太女人，并且后来也参加了游击队。他后来也失去了他爱的人。这个犹太少女，他说，她在战后死在一家瑞典医院里。

这么相似能是两个故事？或者这个年轻的救人者战后活了下来？

“她的名字叫希布拉，希布洛娃或者类似的名字，”这个做家庭辅助工的姑娘回忆说。

突然这个犹太女人一向莫测高深的面孔抖动了起来。老女人几乎一句话也说不出。如她后来所说的那样，她一听到这事就陷入“几乎瘫痪状态”。随后她抱着维克塔，吻她的面颊，欢乐地哭了起来。“这一定是尤莱克，他看来还活着，”她突然说道。“我少女时的名字就叫希布尔斯卡，希拉·希布尔斯卡。”随之她起了一个念头：“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他在哪里生活？”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的轰炸机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波兰村庄米恰洛维奇上空发出轰鸣。夜间寒冷而清新，即将破晓的白天预示着一个阳光充沛的日子。

阿道夫·希特勒规定战争在四时四十五分开始。在当天给德国军队的命令中称，“执行的时刻”到了，“相信元首”。现在，时近晨六时，就是对杰西·毕莱茨基——所有人都称他尤莱克——也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敌机的轰鸣声把他、他的兄弟莱斯切克和他的朋友斯塔斯切克从清晨的睡梦中惊醒，并一下子就终结了他们的假期。三个年轻小伙子冲到地方小学前的马路上，他们最近几天都是住在这所小学里的。

“现在你一下就长大了，”十八岁的中学生杰西·毕莱茨基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上空的德国轰炸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毕莱茨基与他的兄弟一道向母亲那边跑去，她已经站在家门前哭泣并哽咽地说：“噢，我的孩子们，现在开战了。”父亲一言不发。他满腹忧虑，沉思地站在他的儿子们面前，沉默无语。

几周以来他们就知道了，战争就要打起来，不存任何幻想。到最后男人们总是越来越频繁地坐在一起并到杰西的父亲，村秘书卡洛尔·毕莱茨基这儿来打听，他对波兰未来和纳粹德国挑衅

的看法。可此刻在西方所炮制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没有人能想到是什么样子。进攻波兰称之为“白色事件”，一场大屠杀从此开始了，不久就扩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在一两年之内就变成一片瓦砾，一堆焦土。

最后的几个月是充满紧张的时期。奥地利与德意志帝国“合并”，随之是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英法签订一份协定，共同保证波兰的独立，两个强国并在必要情况发生时共同承担针对德国的战争义务，尽管如此德国对东方邻居的攻击却日益增加。纳粹宣传首脑戈培尔在过去这段时间连续不断地对波兰进行攻讦，称波兰是“欧洲的一个污点”，处于一个“落后的文化地位”，“今天还依旧处在一二六〇年的水平”。德国人对但泽自由市并入帝国和解决“走廊问题”的要求越来越急迫。按照凡尔赛和约波兰得到一条三十到九十公里宽的通向波罗的海的通道，这条通道把东普鲁士与帝国的其他地区分离开来，并经常导致紧张的局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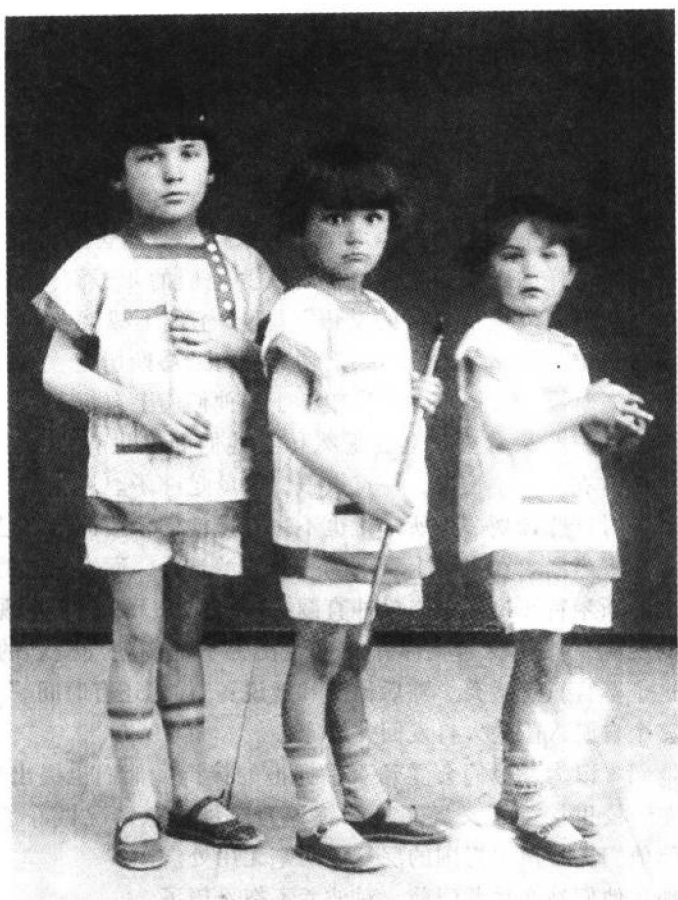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二日，德国电台终于在近晚十时许中断了它的节目，并宣布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为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飞赴莫斯科，没有人再怀疑即将爆发的战争了。

杰西是克拉科夫一家中学的三年级学生，在骚动不安的战前几周里学校正放暑假，他与母亲和弟弟莱斯切克一道来到乡下父亲那里。父亲是米恰洛维奇地方的村秘书，他为了儿子们能升上克拉科夫高等学校而不得不把一个家分为两地。母亲索菲亚·毕莱茨长因此心情沉重地与两个大儿子住到有十公里远的大城市克拉科夫，在卢伯尔斯卡大街租了一所有三个居室的住房，而两个小儿子克齐斯托夫和卡洛尔则留在父亲身边。这一家人要在米恰洛维奇度过几天轻松的日子。

为了躲开父亲的严厉看管，尤莱克、莱斯切克和斯塔斯切克去看望他们的朋友斯塔舒拉，此人在父亲毕莱茨基那里当差。他们学校的楼房里找到住处，在这儿不受大人們的打扰。



杰西·毕莱茨基的双亲：婚礼照片



杰西与他的两个兄弟莱斯切克和克齐斯托夫

第一批炸弹轰炸了波兰的城市。人们所害怕的和欧洲为之颤抖的，现在都发生了。战争到来了，许多人都早已知道的这场战争会是一场大战。可在九月一日这一天，一丝少有的轻松感也混进恐惧之中。那种折磨人的模棱两可终于成为过去了。有不少波兰人也相信，德国国防军会被击退的。在战争爆发前两周，波兰

驻巴黎大使尤利乌斯·卢卡西维茨甚至强调说，若是纳粹德国发动战争的话，那从战争一开始就能占领德国。波兰最高统帅部希望能阻挡住德国军队，并指望西方国家的介入和建立起第二战线。

杰西·毕莱茨基也被这种爱国主义所感染。他好像在期待这场战争似的。双亲无力而惊恐地站在自家门前，痛苦地看着他。他们没有他那样的乐观主义，他们还在为他们的儿子们伤心呢。可尤莱克“有着去进行战斗的觉悟”，至少不能不战就向“希特勒分子”屈服。他私下里说动莱斯切克还有斯塔斯切克。一天以后，三个人对没有被招募感到失望，于是他们骑上自行车前去克拉科夫的下一座兵营去报名自愿入伍。他们随身没有带很多行装。一件衬衣，一条长裤，一点点钱，这就足够了。

双亲对这些计划一无所知，也不去打搅他们。或许双亲已经通知了军事当局。在大街上看不到一个波兰士兵，而这同时德国的麦瑟尔斯米特飞机在上空横冲直闯，他们几乎无法理解。现役军官的反应令他们极为震惊并严重地伤害了他们朝气蓬勃的热情。这个军官只是微笑。随后他温和地说：“你们还有时间。”并把这三个自愿入伍的人打发回父母家中。

他们本以为，他们会受到双手拥抱的接待。他们也提出来，他们在学校里接受了义务军事训练，为应付紧急情况做好了准备，但他们决心保卫祖国的反复说明毫无用处。

现在他们站在兵营门前，对波兰不抱希望了。

尤莱克的叔父亚历克山大，他父亲最小的一个弟弟，在随后的日子里，有一天传来了消息，也令人沮丧。职业军官开车前往米恰洛维奇，来向卡洛尔·毕莱茨基报告军事形势。虽然这兄弟俩单独在房间里谈了三个小时，可杰西却忍不住靠在门上谛听。“军队出卖了我们国家，”叔叔阴沉地发着脾气，“他们不去战斗，而是后退。”随后他又消失了，回到他自己的部队。

还在九月六日这天，第一批德国坦克军队穿越了米恰洛维

奇，大街上空无一人。德国步兵看起来，好像他们对波兰的反抗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印象似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当天在它的命令中通告：“强大的军事力量”逼近“向克拉科夫撤退的敌人”，“急速后撤的波兰人只采取了微乎其微的破坏行动。”这样在矿区可指望“在很短时间就能重新恢复”矿井中的工作。

波兰对德国进攻的反抗不可能长时间坚持下去。尽管法英两国已经在九月三日对德国宣战，可在一九三九年的秋天德国的西部边界一直平静。这对德国国防军是一种幸运，因为在这一翼他们的力量显得十分脆弱。华沙终于在九月二十七日投降了，恰恰是已逃往罗马尼亚的波兰政府在那儿宣布存在的日子。大部分军队也越过边界，逃到那里并试图组织起来，作为一支逃亡军队去把反抗德国人的战斗继续下去。就在这同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红军占领了波兰的东部省份。“波兰已经完了，”约瑟夫·戈培尔十月十日在他的日记里满意地写道，“元首对波兰的判决是毁灭性的。更多像动物更少像人，完全麻木不仁和一盘散沙。”

随着语言上的诋毁而来的是恐怖。波兰首先是被分裂开来：在北部是但泽区，在西部是波兹南区，西南方向的上西里西亚被并入德国成为一个行政区，而作为波兰人的“生存空间”是“直辖区”，它的首府是克拉科夫。随之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保安警察部队的任务是在敌对国家里与撤退的部队中所有那些反对帝国和敌视德国的分子进行战斗，这登载在《保安警察和安全局（SD）的国外部队的方针》中。

此前不久，莱因哈特·海德里希被任命为“帝国保安总部”的领导，这是一个新设立的机构，被置于海因里希·希姆莱领导下的保安警察局，由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组成，它与安全局合并在一起。它的部队就是在战线后方执行新的方针。“重要的居民阶层应尽可能不受到伤害，”海德里希九月七日在一次官方会议上解释说。

有悠久传统的克拉科夫雅基尔隆恩大学的教授们是理解这句



战争最初几年的波兰地图

话后面意思的第一批人。十一月六日高等学校的一百八十三位成员在大学的主楼里被逮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有十二个被捕的人就在集中营的头九个星期死去。

从现在起学校就停课了，德国安全警察在克拉科夫进行追捕知识分子。杰西，他的兄弟们，还有母亲都留在米恰洛维奇。在这儿纳粹的恐怖还不是太厉害。当然，关于突然进行抓捕的某些流言传播开来。也有关于波兰将军弗拉狄斯拉夫·西科尔斯基积极活动的消息；他已逃到巴黎，并在那儿建立起一个流亡政府，组织抵抗占领军的斗争。西科尔斯基，也是波兰战斗力量的最高统帅，他成了波兰爱国者希望的象征，杰西·毕莱茨基是这些爱国者中间的一员。

波兰军队如此迅速的崩溃以及主要是英法两国的消极态度所引起的惊慌——它丝毫不能减弱组织抵抗的模糊不清的希望——在波兰人中间蔓延开来，与此同时德国人却狂热地制订种种计划，如何去处置被占领的国家和它的居民。这时有三百多万犹太人生活在波兰。

早在九月二十九日阿道夫·希特勒就在很小的圈子里谈起过他的设想。把被占领地区分为三个地带。“全部犹太人（也包括德国的）以及所有不可信任分子都迁入维斯瓦河和布格河之间的地带”，在维斯瓦河畔必须建立“一面坚如磐石的东部屏障，要比西部的更强大”。在靠近德国的地区应当是计划中的一条日耳曼化和殖民化的广阔地带，中间应当建立“一个波兰的国家”。

两个月之后，紧接着就在柏林出现了一份“国社党种族政策局”的呈文，标题是：“按种族观点处置前波兰地区居民”。这份计划分为几个章节：《德意志化》、《驱逐》、《新移民》。按照这份计划，大概有六百六十万波兰人从并入帝国的地区驱往东部，一百五十万人同化，消灭波兰知识分子和把“有种族价值的孩子”从他们的波兰家庭中掠走并使之成为德国人。

也可以预见到，从被红军占领的东部波兰地区的德意志族和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①中“被作为武装农民的”说德语的人迁移到西部。纳粹意识形态专家阿尔弗莱德·罗森柏格写道：“这对民族整体来说是一项首要任务：建立一个德意志的粮仓，一个强大的农民体，整个世界的优秀德意志人的大迁移。”希姆莱已经在幻想，在五十年到八十年的时间内将在新德意志东部生活有二千万德意志移民，他们中的一半是农民，每户有八到十个孩子：“移民区必须特别的清洁，家庭的设备必须卫生和适用。”一旦这一切实现了，那向东部扩展帝国地区的问题就重新提上了日程。这恰恰是“一个民族历史的永恒的进程——总是不断地去占有田地和新的移民……”

波兰在“日耳曼化”的东部扮演什么角色呢？海德里希做了如此的描述：“目的是，波兰人永远是季节工人和流浪工人，他们的固定住地必须在克拉科夫的附近。”

希拉·希布尔斯卡这期间在洛姆扎过着一种相对说来无忧无虑的生活。一九三九年有两万人生活在靠近比雅里斯托克的这座小城里，其中有一大半人是犹太人。近些年来这儿的犹太区十分活跃，建立有不同的学校，一座大的犹太教堂，出版有报纸，有政治党派以及一所犹太医院。

当德国军队九月中旬也来到洛姆扎时，首先是这地方的犹太居民陷入惊慌。大屠杀的消息传播开来，波兰的和乌克兰的反犹主义者利用纳粹的在场可以不受惩罚地对犹太人大搞恐怖活动。房屋被焚毁，犹太人在大马路上被杀害，私刑泛滥。不少人由于害怕这种褐色恐怖而逃进附近的森林里躲藏起来。

幸运的是德国国防军不久就又撤了回来，而这期间红军逼近了，在这附近有一条分界线，波兰用这条分界线把德占区和苏占区分离开来。

^① 此系指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